

魯迅

補天

一

女媧忽然醒來了。

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，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；祇是很懊惱，覺得有什麼不足，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。煽動的和風，暖暾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瀰漫在宇宙裏。

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。

粉紅的天空中，曲曲折折的漂著許多條石綠色的浮雲，星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[目夾]眼。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邊，卻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然而伊並不理會誰是下去，和誰是上來。

地上都嫩綠了，便是不很換葉的鬆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。

桃紅和青白色的斗大的雜花，在眼前還分明，到遠處可就成爲斑斕的煙靄了。

“唉唉，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！”伊想著，猛然間站立起來了，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，擲天打一個欠伸，天空便突然失了色，化爲神異的肉紅，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。

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，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裏，直到身中央才濃成一段純白。波濤都驚異，起伏得很有秩序了，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。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裏動搖，仿佛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。但伊自己並沒有見，祇是不由的跪下一足，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，衝時又揉捏幾回，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裏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固然以爲是自己做的，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裏，禁不住很詫異了。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，以

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著伊的事業，呼吸吹噓著，汗混和著……

“Nga！nga！”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又吃了驚，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麼東西飛散，於是地上便罩滿了乳白色的煙雲，伊才定了神，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。

“AkonAgon，！”有些東西轟伊說。

“阿阿，可愛的寶貝。”伊看定他們，伸出帶著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。

“UvuAhaha，！”他們笑了。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，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。

伊一面撫弄他們，一面還是做，被做的都在伊的身邊打圈，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，說得多了，伊也漸漸的懂不得，祇覺得耳朵邊滿是嘈雜的嚷，嚷得頗有些頭昏。

伊在長久的歡喜中，早已帶著疲乏了。幾乎吹完了呼吸，流完了汗，而況又頭昏，兩眼便蒙朧起來，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，自己覺得無所謂了，而且不耐煩。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，不自覺的祇是做。

終於，腰腿的酸痛辨得伊站立起來，倚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，仰面一看，滿天是魚鱗樣的白雲，下面則是黑壓壓的濃綠。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樣，總覺得左右不如意了，便焦躁的伸出手去，信手一拉，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，一房一房的剛開著大不可言的紫花，伊一揮，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，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。伊接著一擺手，紫藤便在泥和水裏一翻身，霎時也濺出拌著水的泥土來，待到落在地上，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過了一般的小東西，祇是大半呆頭呆腦，獐頭鼠目的有些討厭。然而伊不暇理會這等事了，單是有趣而且煩躁，夾著惡作劇的將手祇是掄，愈掄愈飛速了，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，像一條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。泥點也就暴雨似的從藤身上飛濺開來，還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東西，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。

伊近於失神了，更其掄，但是不獨腰腿痛，連兩條臂膊也都乏了力，伊於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，將頭靠著高山，頭髮漆黑的

搭在山頂上，喘息一回之後，嘆一口氣，兩眼就合上了。紫藤從伊的手裏落了下來，也困頓不堪似的懶洋洋的躺在地面上。

二

轟！！！！

在這天崩地塌價的聲音中，女媧猛然醒來，衎時也就擲東南方直溜下去了。伊伸了腳想踏住，然而什麼也踹不到，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峰，這才沒有再擲下滑的形勢。

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從背後擲伊頭上和身邊滾潑過去了，略一回頭，便灌了一口和兩耳朵的水，伊趕緊低了頭，又祇見地面不住的動搖。幸而這動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，伊擲後一移，坐穩了身子，這才挪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邊的水，細看是怎樣的情形。

情形很不清楚，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；大概是海裏罷，有幾處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。伊祇得呆呆的等著。

可是終於大平靜了，大波不過高如從前的山，像是陸地的處所便露出稜稜的石骨。伊正擲海上看，祇見幾座山奔流過來，一面又在波浪堆裏打旋子。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腳，便伸手將他們撮住，望那山坳裏，還伏著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。

伊將手一縮，拉近山來仔細的看，祇見那些東西旁邊的地上吐得很狼藉，似乎是金玉的粉末，又夾雜些嚼碎的鬆柏葉和魚肉。他們也慢慢的陸續抬起頭來了，女媧圓睜了眼睛，好容易才省悟到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東西，祇是怪模怪樣的已經都用什麼包了身子，有幾個還在臉的下半截長著雪白的毛毛了，雖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楊葉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詫異而且害怕的叫，皮膚上都起粟，就像觸著一支毛刺蟲。

“上真救命……”一個臉的下半截長著白毛的昂了頭，一面嘔吐，一面斷斷續續的說，“救命……臣等……是學仙的。誰料壞劫到來，天地分崩了。……現在幸而……遇到上真，……請救蟻命，……並賜仙……仙藥……”他於是將頭一起一落的做出異樣的舉動。伊都茫然，祇得又說，“什麼？”他們中的許多也都

開口了，一樣的是一面嘔吐，一面“上真上真”的祇是嚷，接著又都做出異樣的舉動。伊被他們鬧得心煩，頗後悔這一拉，竟至於惹了莫名其妙的禍。伊無法可想的擲四處看，便看見有一隊巨鯨正在海面上游玩，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，立刻將那些山都擱在他們的脊梁上，囑咐道，“給我駝到平穩點的地方去罷！”巨鯨們似乎點一點頭，成群結隊的駝遠了。可是先前拉得過於猛，以緻從山上摔下一個臉有白毛的來，此時趕不上，又不會鳧水，便伏在海邊自己打嘴巴。這倒使女媧覺得可憐了，然而也不管，因為伊實在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事。

伊噓一口氣，心地較為輕鬆了，再轉過眼光來看自己的身邊，流水已經退得不少，處處也露出廣闊的土石，石縫裏又嵌著許多東西，有的是直挺挺的了，有的卻還在動。伊瞥見有一個正在白著眼睛呆看伊；那是遍身多用鐵片包起來的，臉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。

“那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”伊順便的問。

“嗚呼，天降喪。”那一個便淒涼可憐的說，“顛頊不道，抗我後，我後躬行天討，戰於郊，天不祐德，我師反走，……”

“什麼？”伊擲來沒有聽過這類話，非常詫異了。

“我師反走，我後爰以厥首觸不周之山，折天柱，絕地維，我後亦殂落。嗚呼，是實惟……”

“夠了夠了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伊轉過臉去了，卻又看見一個高興而且驕傲的臉，也多用鐵片包了全身的。

“那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”伊到此時才知道這些小東西竟會變這麼花樣不術的臉，所以也想問出別樣的易懂的答話來。

“人心不古，康回實有豕心，覷天位，我後躬行天討，戰於郊，天實祐德，我師攻戰無敵，殛康回於不周之山。”

“什麼？”伊大約仍然沒有懂。

“人心不古，……”

“夠了夠了，又是這一套！”伊氣得從兩頰立刻紅到耳根，火速背轉頭，另外去尋覓，好容易才看見一個不包鐵片的東西，身子精光，帶著傷痕還在流血，祇是腰間卻也圍著一塊破布片。他正從別一個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破布來，慌忙繫上自己的腰，但神色倒也很平淡。

伊料想他和包鐵片的那些是別一種，應該可以探出一些頭緒了，便問道：

“那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”

“那是怎麼一回事呵。”他略一抬頭，說。

“那剛才鬧出來的是？……”

“那剛才鬧出來的麼？”

“是打仗罷？”伊沒有法，祇好自己來猜測了。

“打仗罷？”然而他也問。

女媧倒抽了一口冷氣，衝時也仰了臉去看天。天上一條大裂紋，非常深，也非常闊。伊站起來，用指甲去一彈，一點不清脆，竟和破碗的聲音相差無幾了。伊皺著眉心，擲四面察看一番，又想了一會，便擰去頭髮裏的水，分開了搭在左右肩膀上，打起精神來擲各處拔蘆柴：伊已經打定了“修補起來再說”的主意了。

伊從此日日夜夜堆蘆柴，柴堆高多少，伊也就瘦多少，因為情形不比先前，——仰面是歪斜開裂的天，低頭是齷齪破爛的地，毫沒有一些可以賞心悅目的東西了。

蘆柴堆到裂口，伊才去尋青石頭。當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純青石的，然而地上沒有這麼多，大山又捨不得用，有時到熱鬧處所去尋些零碎，看見的又冷笑，痛罵，或者搶回去，甚而至於還咬伊的手。伊於是祇好攬些白石，再不夠，便湊上些紅黃的和灰黑的，後來總算將就的填滿了裂口，止要一點火，一融化，事情便完成，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響，支持不住了。

“唉唉，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。”伊坐在一座山頂上，兩手捧著頭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。

這時昆侖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還沒有熄，西邊的天際都通紅。伊擲西一瞟，決計從那裏拿過一株帶火的大樹來點蘆柴積，正要伸手，又覺得腳趾上有什麼東西刺著了。

伊順下眼去看，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東西，然而更異樣了，纍纍墜墜的用什麼布似的東西掛了一身，腰間又格外掛上十幾條布，頭上也罩著些不知什麼，頂上是一塊烏黑的小小的長方闊，手裏拿著一片物件，刺伊腳趾的便是這東西。

那頂著長方闊的卻偏站在女媧的兩腿之間擲上看，見伊一順眼，便倉皇的將那小片遞上來了。伊接過來看時，是一條很光滑

的青竹片，上面還有兩行黑色的細點，比櫛樹葉上的黑斑小得多。伊倒也很佩服這手段的細巧。

“這是什麼？”伊還不免於好奇，又忍不住要問了。

頂長方闊的便指著竹片，背誦如流的說道，“裸裎淫佚，失德蔑禮敗度，禽獸行。國有常刑，惟禁！”

女媧對那小方闊瞪了一眼，倒暗笑自己問得太悖了，伊本已知道和這類東西扳談，照例是說不通的，於是不再開口，隨手將竹片擱在那頭頂上面的方闊上，回手便從火樹林裏抽出一株燒著的大樹來，要擲蘆柴堆上去點火。

忽而聽到嗚嗚咽咽的聲音了，可也是聞所未聞的玩藝，伊姑且擲下再一瞟，卻見方闊底下的小眼睛裏含著兩粒比芥子還小的眼淚。因為這和伊先前聽慣的“nganga”的哭聲大不銜了，所以竟不知道這也是一種哭。

伊就去點上火，而且不止一地方。

火勢並不旺，那蘆柴是沒有乾透的，但居然也烘烘的響，

很久很久，終於伸出無數火焰的舌頭來，一伸一縮的擲上舔，又很久，便合成火焰的重臺花，又成了火焰的柱，赫赫的壓倒了昆侖山上的紅光。大風忽地起來，火柱旋轉著發吼，青的和雜色的石塊都一色通紅了，飴糖似的流布在裂縫中間，像一條不滅的閃電。

風和火勢卷得伊的頭髮都四散而且旋轉，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，大光焰烘托了伊的身軀，使宇宙間現出最後的肉紅色。

火柱逐漸上升了，祇留下一堆蘆柴灰。伊待到天上一色青碧的時候，才伸手去一摸，指面上卻覺得還很有些參差。

“養回了力氣，再來罷。……”伊自己想。

伊於是彎腰去捧蘆灰了，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裏，蘆灰還未冷透，蒸得水漸漸的沸涌，灰水潑滿了伊的週身。大風又不肯停，夾著灰撲來，使伊成了灰土的顏色。

“吁！……”伊吐出最後的呼吸來。

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邊，卻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但不知道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。這時候，伊的以自己用盡了自己一切的軀殼，便在這中間躺倒，而且不再呼吸了。

上下四方是死滅以上的寂靜。

三

有一日，天氣很寒冷，卻聽到一點喧囂，那是禁軍終於殺到了，因為他們等候著望不見火光和煙塵的時候，所以到得遲。他們左邊一柄黃斧頭，右邊一柄黑斧頭，後面一柄極大極古的大纛，躲躲閃閃的攻到女媧死屍的旁邊，卻並不見有什麼動靜。他們就在死屍的肚皮上扎了寨，因為這一處最膏腴，他們檢選這些事是很伶俐的。然而他們卻突然變了口風，說惟有他們是女媧的嫡派，衙時也就改換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字，寫道“女媧氏之腸”。

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傳了無數代了。他臨死的時候，才將仙山被巨鰲背到海上這一件要聞傳授徒弟，徒弟又傳給徒孫，後來一個方士想討好，竟去奏聞了秦始皇，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尋去〔17〕。

方士尋不到仙山，秦始皇終於死掉了；漢武帝又教尋，也一樣的沒有影〔18〕。

大約巨鰲們是並沒有懂得女媧的話的，那時不過偶而湊巧的點了點頭。模模胡胡的背了一程之後，大家便走散去睡覺，仙山也就跟著沉下了，所以直到現在，總沒有人看見半座神仙山，至多也不外乎發見了若乾野蠻島。

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作。